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自序

六合之大，存而弗論；九州之外，置而不稽。以耳目之所及為見聞，以形色之可徵為紀載，宇宙斯隘，而學問窮矣！昔者神禹鑄鼎以象奸，借其文不傳於今。或謂伯益之所錄，夷堅之所志，所受之於禹者，即今《山海》一經是也。然今西人足跡，遍及窮荒，凡屬圓顛方足、戴天而履地者，無所謂奇形怪狀如彼所云也。斯其說不足信也。麟鳳龜龍，中國謂之四靈。而自西人言之，毛族中無所謂麟，羽族中無所謂鳳，鱗族中無所謂龍。近日中國，此三物亦不經見。豈古有而今無耶？古者寶龜為守國之器，今則蠢然一介族爾，靈於何有？然則今之龜亦非古之龜也，甚明矣。好談神仙鬼怪者，以為南有五通，猶北地之有狐。夫天下豈有神仙哉！漢武一言，可以破的。聖人以神道設教，不過為下愚人說法：明則有王法，幽則有鬼神，蓋惕之以善惡賞罰之權，以寄其懲勸而已。況乎淫昏蠱惑如五通，聽之令人髮指，乃敢肆其技倆於光天化日之下哉？斯真寰宇內一咄咄怪事。狐乃獸類，豈能幻作人形？自妄者造作怪異，狐狸窟中，幾若別有一世界。斯皆西人所悍然不信者，誠以虛言不如實踐也。西國無之，而中國必以為有，人心風俗，以此可知矣，斯真如韓昌黎所云「今人惟怪之欲聞」為可慨也！西人窮其技巧，造器致用，測天之高，度地之遠，辨山岡，區水土，舟車之行，躡電追風，水火之力，縋幽鑿險，信音之速，瞬息千里，化學之精，頃刻萬變，幾於神工鬼斧，不可思議。坐而言者，可以起而行，利民生，裨國是，乃其犖犖大者。不此之務，而反索之於支離虛誕、杳渺不可究詰之境，豈獨好奇之過哉，其志亦荒矣！不佞少抱用世之志，素不喜浮誇蹈迂謬，一惟實事求是。憤帖括之無用，年未弱冠，即棄而弗為。見世之所稱為儒者，非虛狂放，即拘墟固陋，自帖括之外，一無所知，而反囂然自以為足；及出而涉世，則伎刻險狠，陰賊乖戾，心胸深阻，有如城府，求所謂曠朗坦白者，千百中不得一二。嗚呼！不佞於是乎窮矣！又見夫世之擁高牙，建大纛，意氣發揚，位置自高，幾若斯世無足與之頡頏者，及一旦臨利害，遇事變，茫然無所措其手足，甚至身敗名裂，貽笑後世。蓋今之時為勢利齷齪諛諛便辟之世界也，固已久矣。毋怪乎余以直遂逕行窮，以坦率處世窮，以肝膽交友窮，以激越論事窮。困極則思通，鬱極則思奮，終於不遇，則惟有人山必深，入林必密而已，誠壹哀痛憔悴婉篤芬芳悱惻之懷，一寓之於書而已。求之於中國不得，則求之於遐陬絕嶠，異域荒裔；求之於並世之人而不得，則上溯之亙古以前，下極之千載以後；求之於同類同體之人而不得，則求之於鬼狐仙佛、草木鳥獸。昔者屈原窮於左徒，則寄其哀思於美人香草；莊周窮於漆園吏，則以荒唐之詞鳴；東方曼倩窮於滑稽，則《十洲》《洞冥》諸記出焉。余向有《遁窟謠言》，則以窮而遁於天南而作也。今也倦游知返，小住春申浦上，小筑三椽，聊皮圖籍，燕巢鷓鴣，藉蔽雨風。窮而將死，豈復有心於遊戲之言哉？尊聞閣主人屢請示所作，將以付之剞劂氏。於是酒闌茗罷，爐畔燈昏，輒復伸紙命筆，追憶三十年來所見所聞可諒可愕之事，聊記十一，或觸前塵，或發舊恨，則墨瀋淋漓，時與淚痕狼藉相間。每脫稿，即令小胥繕寫別紙。尊聞閣主見之，輒拍案叫絕，延善於丹青者，即書中意繪成圖幅，出以問世，將陸續成書十有二卷，而名之曰《淞隱漫錄》。嗚呼！余自此去天南之遁窟，住淞北之寄廬，將或訪岡西之故園，而尋牆東之舊隱，伏而不出，肆志林泉，請以斯書之命名為息壤矣。世之見余此書者，即作信陵君醇酒婦人觀可也。